

佛山北帝信仰價值及其活態保護策略

凌建

內容提要：通過對佛山祖廟的歷史發展軌跡及北帝信仰的延續狀況，可以發現祖廟在佛山人心目中佔據著極高地位是多種原因長期作用的結果，其中官方的祭祀及北帝靈應的吸引，是北帝信仰廣為流傳的主因。佛山北帝信仰促進了當地傳統藝術的傳承與社區關係的和諧，同時推動佛山人的地方文化認同。作為保護主體的政府如何在保護和傳承祖廟北帝信仰的過程中，怎樣利用三月三祖廟廟會（北帝誕）原有的時空平臺，並緊密結合民眾的實際生活，促使祖廟廟會這一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得到了活態保護，本文進行了初步的探討和研究。

關鍵字：佛山祖廟；北帝信仰；文化價值；活態保護

一 佛山祖廟概說及北帝信仰源流

佛山祖廟供奉的北帝千百年來在佛山人的心目中都有著至高無上的尊崇地位，在當地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被譽為“大父母”。北帝是司水之神，其作用與東南沿海媽祖、德慶的龍母等相似。佛山祖廟興建在古洛水岸邊，故北帝信仰與其具有水神的保護功能密切相連。宋代以來，佛山的工商業發達，鑄造業聞名海內外，防火之神自然得到膜拜。因此，保一方免遭水火之災是佛山信奉北帝的最初原因。

北帝是道教的大神之一，又稱玄武、黑帝、真武大帝，道教尊稱之為“鎮天真武靈應祐聖帝君”，簡稱“真武帝君”^①。玄武的起源從星宿稱謂發展到龜蛇，然後又因道教所用而成為道教尊神，這期間經過了漫長的過程。大約宋真宗時，玄武的地位才出現第一次顯赫時期。此後得到歷朝皇帝敕封。元代時，北帝晉升為“元聖仁威玄天上帝”^②。玄武地位到達巔峰，已是明成祖時代。史料記載中，明代御用的監、局、司、廠、庫等衙門中，都建有真武廟，而“北建故宮、南修武當”的史實，足可見明成祖對玄武崇拜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廣東現存較著名的真武廟大都建于明代或重修於明代，但以佛山祖廟的地位和影響最為顯赫。

佛山祖廟始建于宋元豐年間（1078-1085年），毀於元末。明洪武五年（1372年），鄉老趙仲修等重修廟宇。此時北帝的作用類似於各地的龍王廟，功能比以前有所擴大，但其在社區中影響力並不大。明宣德四年（1429年），鄉之善士梁文

慧出任主緣重修祖廟，耗時一年。明正統十四年(1449年)，鄉人把成功擊退黃蕭養進攻的主要因素歸因於北帝“神靈所助”，佛山祖廟的地位隨即陡升，並於景泰元年(1450年)由耆民倫逸安上奏請求封典，廣東布政使揭稽上奏朝廷後，景泰皇帝遂敕賜祖廟為靈應祠。此後，祖廟北帝在佛山人的心目中贏得了保民安鄉、救民於危難的聲譽，其地位亦遠高於一般社區香火廟，逐漸向佛山“人文始祖”發展^③。

清代初期，統治廣東的平南王尚可喜信奉佛教，故祖廟曾一度受到官方的冷落，但其在民間仍保有影響。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鄉紳士龐子兌、李錫簡等聯合耆老發願重修祖廟。這次大修的實現表明清政府重新認識到祖廟在佛山人中不可替代的地位，同時也認識到隆祀祖廟對加強統治的作用。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佛山同知趙廷賓昌修祖廟，鎮民雀躍回應，使祖廟煥然一新。嘉慶元年(1796年)佛山同知楊楷捐資倡修靈應祠並鼎建靈宮，嘉慶元年冬兩廣總督吉慶到佛山謁靈應祠。這說明祖廟的影響已超出佛山的範圍，引起廣東最高行政長官的注意。規模宏大、裝飾精美的靈應祠建築到此時已基本定型，北帝也隨著清朝官府的重視而祭祀日盛。至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祖廟進行了大規模的維修。由此可見，祖廟重新修繕的年代，都是北帝信仰受到官方重視的階段。

1949年後，佛山祖廟成為一個文物旅遊景點，1958年祖廟由佛山市博物館管理，並於1962年被列入“廣東省重點文物保護單位”，1972年佛山祖廟經局部修繕後重新對外開放。1996年12月，佛山祖廟公佈為第四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2008年6月，佛山祖廟廟會（三月三北帝誕）列為第二批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2008年8月，佛山市博物館從祖廟剝離出去，專門成立佛山市祖廟文物管理所負責祖廟的保護和利用，2010年12月佛山祖廟文物管理所正式更名為佛山市祖廟博物館。

祖廟在佛山人心目中佔據著極高地位不是偶然的，是多種原因長期作用的結果，其中明成祖朱棣的隆祀玄武和黃蕭養起義應該是最重要的因素。北帝信仰之所以能在廣東廣為流傳，除了國家政權的提倡和真武靈應這兩個主要因素之外，還由於廣大民眾的心理需要和地方政權的統治需要^④。當然，歷代官府對祖廟社會作用的重視，以及佛山為嶺南一大都會，工商業發達，徒手求食者眾，祖廟能夠滿足商人心理需要，故而得到商人的大力支持等等，都是促使祖廟地位上升的重要因素。

二 佛山北帝信仰的價值體現

一直以來在佛山傳統社區中，祖廟是以主神廟的地位存在。過去民眾前往行祖廟求神保佑是主要目的，而現在其娛樂方面的功能顯得尤為突出。每月初一、十五和北帝誕，祖廟的三門前都擠滿了信眾，大家都虔誠地祭祀一番。而春節期間，終年勞碌的人們闔家老少能輕輕鬆松與愉快祥和的人群一起分享新春的喜悅，確實是一件引人的盛事。一般來說，佛山北帝信仰儀式強化了佛山人對北帝的信仰，透過這些儀式活動可以看到佛山北帝信仰所具有的文化價值。

首先，北帝信仰活動使得當地傳統藝術得以傳承。北帝信仰活動與佛山民間藝術的發展聯繫緊密。一方面，北帝崇拜的發展必然會促進佛山藝術的發展，因為宗教需要利用藝術作為自己的表現形式或表達手段；另一方面，佛山藝術的發展對北帝崇拜又具有推動作用。藝術的高度發展，使得北帝信仰的宣傳達到更佳的效果。

明清時期，佛山鎮內信神佛、尚享樂之風盛行，因而佛山的民間文化活動十分豐富，尤其是迎神賽會幾乎“無虛日”。佛山是著名的民間藝術之鄉，其陶藝、獅頭紮作、花燈、木板年畫、剪紙和秋色藝術品早已遐邇聞名。佛山是著名的手工業產品生產基地，當地手工業行業如五金類、竹木類、造紙類、成衣類等為佛山藝術品的生產準備了物質條件。每年祖廟的信仰活動都需要大量的祀神物品，其中佛山秋色藝術品就以其精湛的製作技藝，以假亂真的藝術特色一直得到人們的讚譽。隨著北帝信仰的盛行，當地每年對藝術品的需求量不斷增加。這無疑極大地調動佛山眾多能工巧匠的積極性，大量的藝術珍品因此而代代相傳。比如，綜合性的民間藝術遊行表演活動——佛山秋色彙集了眾多藝術巧妙，其中的車色、馬色、飄色、水色、地色、燈色、景色等七大色可謂巧奪天工，精美絕倫。傳統廟會的舉辦實際上為佛山傳統文化搭建了一個集中展示的舞臺，不僅宣傳了地方傳統文化，客觀上也促進了地方傳統藝術的傳承與延續。

其次，有效促進社區關係的和諧。北帝崇拜的系列活動主要有春秋諭祭、北帝坐祠堂、祖廟廟會（三月三北帝誕）的系列儀式包括北帝巡遊、燒大爆、演酬神戲等。北帝坐祠堂是把北帝武神像逐日安放在各宗族的祠堂內，供人拜祭。每年正月初六，是北帝神出祠之日，北帝由靈應祠出遊，各宗族派兩人隨行一天，晚上北帝行宮停在八圖祖祠內。第二天由出巡儀仗隊送回祖廟，由另一宗族的人來祖廟迎神回自己的祠堂拜祭。這樣當地每個祠堂都要迎送一次，每次交接都在祖廟進行，從初六日直到三月三十日才輪祭完畢。北帝坐祠堂使當地各宗族之間

的關係得到進一步確認，宗族間的凝聚力因而得到進一步加強。北帝巡遊的目的就是進一步明確神明對其所轄領域的控制，實則是封建王朝對社區加強控制和整合的重要方式。至於燒大爆，那是在北帝誕次日舉行的享神活動，北帝誕燒大爆之所以如此隆重熱鬧，主要目的是為了突顯北帝在佛山社區的影響，以達到社會控制的目的。燒大爆儀式可能在表面上看似乎是太浪費，但與其發揮的社會功能相比，就不算浪費。搶爆之俗雖會易引起爭執，但其主流還是歡樂祥和的，地方社群的整合程度也得到了提升。

在明清時期珠江三角洲眾多的北帝廟中，只有佛山的北帝祭祀被列入官方祀典。官祀的主要方式是春秋諭祭。正因為春秋諭祭的舉行，使北帝崇拜不斷得到官方的確認，並逐步上升到佛山社區至尊主神的地位。春秋諭祭期間的出秋色等活動發揮了祀神儀式的娛樂功能，造成了“行者如海，立者如山”的壯觀場面，也使社區人際關係得到和諧的發展。

第三，推動地方文化認同。文化認同是指人們分享共同的文化模式如信仰、規範、習俗等，並對這種文化模式產生共同的心理情感與自發行爲^⑤。祖廟廟會（三月三北帝誕）及平時的祭祀活動，是人們對北帝表達信仰的時間。從深遠的意義看，這是當地民眾建立確認地方認同的一種方式。

每年的正月初一至正月十五的“行祖廟，拜北帝”活動，是佛山延續至今的最隆重的節日祭儀。佛山居民在此期間陸續來祖廟進香參拜北帝神像。這一儀式因有深厚的群眾基礎，適應社會的巨大變遷而生存下來，成為佛山人過春節的重要活動之一。每年除夕之夜的子時起，人們就陸陸續續趕來祖廟祭拜北帝，大年初一是人們參觀祖廟拜祭北帝的最高峰，人數達數萬之眾，使得祖廟呈現一派祥和歡樂的景象。行祖廟時簇擁人流與踴躍的捐款場面都說明當地民眾對祖廟以及佛山都形成一種強烈的認同感。

北帝信仰習俗反映了中華民族的信仰習慣和文化精神，寄託著民眾對生活的憧憬，是代代相傳的文化盛會。延續至今的佛山祖廟廟會（三月三北帝誕）期間，佛山人以同一種儀式來表達對北帝的感恩和敬畏。民眾反復踐行的儀式，不少文化傳統因而具有連續性，並綿延不絕。正是這種文化傳統的同一性和連續性，使得北帝信仰得以代代相傳。佛山祖廟北帝信仰也是一種地方的社會凝聚劑，對打造佛山地區的文化軟實力起到非常重要的促進作用。

三 祖廟北帝信仰的活態保護策略

一直以來，佛山祖廟廟會（三月三北帝誕）都是佛山重要的傳統民俗文化活動，與佛山人的信仰生活息息相關。傳統的北帝誕慶典期間的儀式，包括設醮肅拜、北帝巡遊、演戲酬神和燒大爆等，是佛山人的一个盛大節日。北帝誕作為佛山最大的群體性活動，有著廣泛的全民參與性；廟會活動極力表現北帝誕生時的“繁華鼎盛”、極力彰顯北帝的靈應、地位的隆崇，顯示著鮮明的世俗性和對佛山社會發展史的重大影響。因此，對祖廟廟會活動的傳承、保護是研究佛山民間信仰和佛山政治、經濟、文化、城市化發展的一把鑰匙，具有提綱挈領的重要作用。

在明清時期，“佛山祖廟廟會（三月三北帝誕）”是佛山最盛大、最排場、最熱鬧的賀誕活動。鄉民自子夜起，紛紛入祖廟參拜，往往多達數十萬人之眾。到了清末民國時期由於經濟的衰落和戰爭等因素，“佛山祖廟廟會（三月三北帝誕）”等民俗文化活動逐漸淡化，解放後一度中止，直到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我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國民經濟開始好轉，人們的生活水準不斷提高，各類民俗文化活動也隨之復蘇。2002年佛山祖廟順應民意，開始恢復“祖廟廟會（三月三北帝誕）”民俗活動，每屆都辦得有規模、有特色，充分體現了其獨特的歷史文化內涵。佛山祖廟北帝信仰的保護方式，實為一種活態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策略。

一是政府成為重要的保護主體。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需要社會各方的積極參與，而政府部門在所有的參與主體之中理應是最重要的。政府具有社會文化管理的職能，這種職能就決定了政府部門應當成為我國民俗文化保護的中堅力量。政府部門可以調動雄厚的人力、物力和財力來加強對民俗文化的保護^⑥。比如，佛山市祖廟博物館每年策劃舉辦“佛山祖廟廟會（三月三北帝誕）”，通過展示豐富多彩的佛山民俗文化，傳達佛山人祈盼風調雨順、和諧富裕、國泰民安的美好心願，並通過舉辦活動來擴大社會影響力，進一步宣傳推廣佛山，為保護和傳承佛山非物質文化遺產，為加快佛山歷史文化名城的建設而努力。佛山市祖廟博物館在開展祖廟廟會活動方面一直處於主導地位，同時結合旅遊開發，搭建一個保護平臺，讓北帝信仰這項非物質文化遺產擁有一個存活的載體。

二是遵循非物質文化遺產原有的時空觀。對於非物質文化遺產或民間文化的保護，一般都採用靜態或活態的方式來進行。其中，活態保護更能文化生態在流傳中得到保護、繼承和發展。民間傳統文化的存在方式往往都與特定時間與空間緊密聯繫，也就是說，特定的時空是其傳承和發展的重要基礎。非物質文化遺產

的保護，就應該立足具體事項所存活的特定時空，使其還原為民眾的一種生產生活原貌。如果為了保護而保護，對非物質文化遺產所存活的時空進行人為的割裂，那麼這種所謂的“獨立保護”就起不到應有的效果。

非物質文化遺產存在的要素無非是時間、空間和活動于時空中的人這三個要素。時間與空間決定參與活動人員的多寡，而人員的多寡又與活動氛圍的濃厚有緊密聯繫。基於這一理念，佛山祖廟的北帝信仰活動歷來都是在原有的文化時間在傳統的空間裡舉辦相關的活動。比如，每年舉辦的“佛山祖廟廟會（三月三北帝誕）”活動能夠中，北帝巡遊的固定隊伍包括儀仗隊、北帝乘輿、觀音、金童玉女，福祿壽三星、賀誕八仙、仙姬送子、擔頭、八音鑼鼓櫃、雞公攬、醒獅隊等系列空間舞臺。而且巡遊路線也都與傳統做法緊密結合，即沿著祖廟三門→祖廟正門→祖廟路→蓮花路→人民路→福賢路→祖廟路→祖廟進行。可見，非物質文化遺產所存活的空間如果能放置于原有社區之中，使之回歸生活，在體現其原有文化價值的同時，也能得到很好的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大多是生產生活樣態的文化，因此離開了這樣的生存空間，非物質文化遺產就喪失了其賴以存活的文化機制，會從動態轉為靜態，那麼其保護就可能失去原有的意義。因此，活態保護就必須讓非物質文化遺產能恢復原有社會生活功能，這樣的保護才能讓其得到真正的傳承。

三是將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與現實生活相融合。不少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都與民俗相關，而民俗文化是一種生活方式的體現，有其獨特的傳播方式，具有很強的生命力和動態特徵^⑦。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活態保護，關鍵使之不脫離現實生活。這樣的活態保護才能夠與道德文化建設與文化產業培育相結合起來。非物質文化遺產最本質特點是在群體的傳承中得以存活，因此必須文化的動態發展中尋找其內在的傳承規律和發展法則，能做到靜態與活態、時間與空間、歷史與現實的三個統一是非物質文化遺產活態保護的最高境界。

每年一度的“佛山祖廟廟會（三月三北帝誕）”活動中，就有不少實際事項與信眾的生活結合在一起。比如，前來參加活動的信眾可以認購當地頗有特色的大盆菜賀誕宴，並在萬福台前開懷暢飲一番，廟會活動期間，信眾可自由品嚐佛山盲公餅、佛山紮蹄、大良崩砂、龍鬚糖、雞公攬、西樵大餅等廣府傳統特色美食，活動組織方還會給信眾回贈賀誕禮品，包括寓意吉祥的豐衣足食碗、筷子，以及花生、蘋果、米、利是糖、平安茶、平安符北帝金卡等，使到信眾滿意而歸。

統而言之，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人、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空間和非物質文化

遺產的時間三個部分構成非物質文化遺產整體，三者的有機融合就構成了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穩固平臺。因此，按照“回歸生活，凸顯價值”原則來進行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活態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就能通過保護促進傳承，又在傳承中得到保護。通過這樣保護的方式，眾多的傳統文化命脈將得以存留，民族傳統文化精神將得以不斷弘揚。北帝崇拜展示了佛山祖廟在佛山傳統社會中集政權、族權、神權於一體的獨特地位及其在現代社會中的作用，傳統民間信仰體系的作用依然存在，如何更好的傳承和保護該項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是我們今後工作中一項長遠而光榮的使命和責任。

①勇剛，真武大帝，中國道教，1988年第2期。

②冼寶干，(民國)佛山忠義鄉志(卷六)，藏佛山市圖書館。

③肖海明，北帝(玄武)崇拜與佛山祖廟，佛山科學技術學院學報，2002年第3期。

④冀滿紅，呂霞，略論明清時期廣東地區的真武信仰，暨南學報，2008年第5期。

⑤凌遠清，嶺表尋春——廣東清明節，廣東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52頁。

⑥梁潤，我國民俗文化保護存在的問題及對策研究，無錫商業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09年第1期。

⑦洪勇，試論民俗文化的特徵和保護，南方文物，2004年第3期。

作者聯系方式：佛山市祖廟路21號 佛山市祖廟博物館 TEL 13902833981

EMAIL:13902833981@163.com